融媒体时代编辑“杂家”概念之辨与变

刘少鹏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100875）

摘　要：与纸媒时代相比，融媒体时代的知识供给环境、出版物形态和编辑工作内容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编辑“杂家”概念的内涵也需要进行重新辨析和更新。杂家之“杂”，重点已不在知识的广博，而应该着重强调驾驭不同媒介和表达方式的能力，即融媒体出版能力，成为“两专一杂”的“新杂家”。

关键词：融媒体时代；编辑；“杂家”；融媒体；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1）02-023-03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1.02.003
本文著录格式：刘少鹏．融媒体时代编辑“杂家”概念之辨与变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02）：23-25.

“编辑是杂家”形象地概括了出版工作对编辑素养的某些要求，这一说法在出版界已经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对概念的考察，不能离开它所处的历史背景。编辑“杂家”这一说法提出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信息传播环境可谓沧海桑田，编辑客体也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这个对编辑主体的比喻，其内涵是否有必要进行重新辨析、与时俱进呢？在今天的融媒体时代，编辑该成为怎样一个“杂家”呢？这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1.“杂家”概念的历史考察

1.1　编辑杂家概念提出的背景

“杂家”一词最早指诸子百家中的一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这里，“杂”是集合、杂糅之意。

将编辑比为“杂家”的文字记最早见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962 年 5 月罗竹风撰写了《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后经过叶圣陶、孙犁等名家的推崇，在文化界与出版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语境里，“杂家”指知识广博的人。

可见，编辑“杂家”概念的提出，是着眼于知识面。正如罗竹风所言，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编辑，知识面就必须广阔。只有“杂”，才能挑起重担。[1] 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不分开的。当时，我国知识生产效率不高，传播渠道不多，查阅资料不便，而出版社人手有限，自然就需要可以驾驭多领域选题的“多面手”。

1.2　编辑杂家概念的发展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编辑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在发生变化，对“杂家”的“杂”的期望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2.1　从强调知识存量发展到强调知识增量

有学者总结，“专业、学科的细化，多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使编辑的工作对象越来越复杂化，这就要求编辑不断地拓宽知识面，不断地了解学术的前沿信息，并不断地更新知识，使‘杂家’的广度越来越广，来适应不断发展的现代编辑工作。要真正成为‘杂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兴趣，且学且用，且用且学。”[2]

这种说法，虽然本质上也是在强调知识面，但已经有微妙的变化，对“杂家”的要求，开始强调自学意识、自学能力，其重点是落脚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上，即动态的增量能力，而不是停留于知识存量，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1.2.2　从强调知识本身发展到强调综合能力

出版业经过复苏和发展之后，市场竞争日趋加强，编辑的工作也从组稿、加工等扩展到全流程的策划和服务，大家开始体会到，编辑需要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做一个“杂家”。于是，“杂”的内涵，就又悄然发生了变化，就像《编辑力》一书所言，编辑要做“打杂总管”。

这时，“杂”的内涵得到了较大的扩展，即强调综合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综合能力，才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能独当一面编辑。从强调知识到强调能力，这无疑又是一次进步。

2. 融媒体时代编辑“杂家”概念的变与不变

可以看出，编辑“杂家”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知识供给环境的变化：编辑可获取信息的渠道少，那么对“杂”的要求就强调知识面；二是工作内容的扩展：编辑的工作内容不断拓展，那么对“杂”的要求就转到了综合能力。而时代发展到今天，这两方面因素都发了新变化，而且是巨变，需要我们加以分析。

知识供给方面，我们已经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匮乏，经过新世纪的知识爆炸，发展到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时代到来之后的信息过剩，编辑查阅资料、核对信息等都十分方便。工作内容方面，在纸质出版时代，编辑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是单一的，即纸质书刊，介质已经确定，编辑在媒介形态方面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内容的把握上。而今天已经是融媒体时代，一种内容，往往需要多介质的传播和不同表达方

式的呈现，“出版物必须适应单一传播方式向多向互动传播转变”。[3]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杂家”，“杂”字背后的要求，就一定要与时俱进。概括而言，融媒体时代，编辑在知识面上是否“杂”已经变得不重要，反而应该强调“专”。编辑的“杂”，应该进一步强调综合能力，尤其不能忽略对不同媒体、不同表达方式的驾驭能力。笔者试着将其概括为“两专一杂”并做如下简析。

2.1 “两专”：学科领域的专才 + 专门化的编辑

首先，融媒体时代越来越要求编辑是某个学科领域的专才。如清华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在第六届韬奋出版人才论坛上提出的，“历来的观点都认为编辑是杂家，要求编辑具有广博的知识面，这没有错，因为编辑需要接触各类稿件，即便是同一个学科领域，也有着许多的分支类别。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当我们拥有了大型搜索引擎的帮助，对编辑知识面博和杂的要求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今天我们更需要专家，更需要在某个学科领域的专门人才，这一点在专业出版领域里，显得更为必要。”[4] 当然，个体的编辑作为“端”，要想从“云”随时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前提是必须有“高带宽”。因此，需要强调，博和杂退居次要位置的前提，是编辑要具备过硬的信息素养，善于发现、鉴别和整合信息，忽略这一前提而对编辑能力进行的任何考察都将失之偏颇。

同时，融媒体时代，编辑行当的专门知识和基本功只能加强、不能弱化。编辑是一个专业行当，是人社部规定的专业技术职务中的重要类别之一。编辑要强化把关的意识、发现的眼光、整合的能力和传播推动力等看家本领。只有具备这种专业能力，才能履行好发现和选择、优化传播等编辑活动的基本功能。[5] 正如老一辈编辑学学者所指出的，“编辑人员首先应该专于编辑学、专于出版学”。[6]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目前编辑的基本功存在普遍弱化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年轻编辑来说，要成为专门化的人才，首要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基本功问题。”[7] 具体而言，包括对语言文字的把握，对政治、宗教等表述的把关，对编辑规范的掌握等，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优秀编辑的最基本前提。

2.2 “一杂”：驾驭不同媒介和表达方式的高手

如果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那么，融媒体时代的编辑，只会做一种款式的嫁衣已经远远不够了。今天，当面对一个有价值的思想、一个新的知识或一个好的故事，编辑要绞尽脑汁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把它做成一本书，而应该从至少以下两点去思考：第一，站在用户的角度，考虑自己需要动用多少种传播手段将这个思想 / 知识 / 故事完美呈现，让用户的体验最优化。第二，站在出版社的角度，考虑自己能够如何最大化地用好这个内容，开发多介质、一系列的产品或服务，让出版机构的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说，融媒体环境下编辑需要做“集成式”的策划，“面对同一个选题，按照多种媒介形态来进行产品策划，从而实现媒介产品价值的深度拓展和媒介业态的多元创新。”[8]

其实，不仅策划阶段需要有多元媒介的自觉，编辑在对内容的审读、加工等阶段也必须明白不同媒介的表达需要。正如媒介学所讲的，信息经过信道，必须有一个适合它的表达法方式，这也正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的含义之一。笔者从事过图书编辑、音像编辑和互联网产品设计三类工作，对此体会深切。例如，同一个故事，从文字到音视频，再到平台上用互动游戏的方式呈现，都不是简单的内容转移，而必须是适应媒介的重新表达。

运营推广阶段亦然，新时代的编辑必须适应融媒体的趋势，拓展整体化运营、全媒体营销，注重线上线下的互相补充、互相引流，促进不同媒介的互利共生。

3. 新“杂家”的培养建议

无论哪个行业，需要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都是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杂家”的比喻因为通俗、形象、亲切，已经被大家广泛接受。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大家已经广泛认可的概念入手，使其内涵扩展，适应融媒体时代的编辑工作特点和发展需要，并有目的地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必将有助于编辑人才队伍的建设。

具体如何培养适应融媒体时代的“新杂家”，笔者试建议如下：

3.1 高校的编辑出版教育要有新方式

高校人才培养是编辑出版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教育研究者也已经认识到，必须重新考虑融媒体编辑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问题。“当前面对全球化、数字化、互联网化的业界发展趋势，中国编辑出版学教育更是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人才培养目标的重构就成为了整个编辑出版学教育成败的关键。”[9] 那么，基于培养新“杂家”，该如何进行课程设置、安排教育实践等，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大课题，笔者在本文不再展开，仅提出以下三个建议，以抛砖引玉。

3.1.1 加强多媒介的学习和实践

既然新的传播环境是一种全媒体传播、融媒体出版，那么就必须适应大势，培养学生相应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通过课堂对不同媒体尤其新媒体的特点进行学习，另一方面要增加学生接触多种新媒介的实践机会，让他们游泳池里学会游泳，避免纸上谈兵。尤其既开设编辑出版专业又有下属出版社的高校，在此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将包括大学出版社在内的高校传媒体系“打造成全媒体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充分利用高校传媒形态“全”的优势，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10]

3.1.2 加强普通编辑学和媒介学教育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面对的媒介对象一方面日趋

多元化，另一方面又边界日趋模糊，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重视研究各种媒介编辑活动共同规律的“普通编辑学”，进一步深化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认识。[11] 与之对应，教学中也要加强权重，让学生及早掌握编辑的一般规律、基本规律。同时，还要让学生能够跳出编辑视角，从文化和技术互动的视角，研究媒介在传播信息和传承文明中的作用，加强媒介学教育，也将有助于学生理解媒介，把握融媒体时代的编辑工作。

3.1.3 加强“编辑思想”教育

如果说第一条建议是为了让学生体验技术发展，第二条建议是为了让学生把握技术的发展，那么，本条建议则是希望培养学生超越媒介、超越技术的见识和能力。编辑思想是“编辑主体的观念和独创性见解，是编辑家对客观编辑工作的认识，包括资料的取舍标准、编辑体例的选择、整体设计理念等。”[12] 有了思想，编辑才可以在眼花缭乱的技术变化面前抓住本质，而不至于总是追着技术跑。建议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在加强新媒体、新传播的研究和教学的同时，也更多地将眼光投向历史，投向编辑家，投向编辑思想，寻找那些无论传播环境如何风云变化，都能为出版人照亮前路的思想之光。

3.2 业界的人才评价和继续教育要有新思路

编辑出版人才除了科班出身，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半路出家”，而且即使是科班出身，进入业界后也必须不断学习，接受继续教育。那么，要培养新“杂家”，该提供什么导向、环境和支持？这是相关主管部门和出版单位都应该考虑的，笔者对此提出两条初步的建议。

3.2.1 人才评价方面，强化融媒体编辑能力导向

目前，编辑出版界主要人才评价机制是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审。评审工作中，主管部门已经在不断努力为融媒体编辑的发展提供机会，例如新闻出版署的出版编辑高级职称评审中将“数字副编审 / 编审”单列，并有一定的倾斜政策，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则探索与传统的出版业技术职称平行的“数字编辑”职称。不过，具体评价标准仍然有无奈之处。例如，数字副编审 / 编审的申报材料中，要求提供数字出版物的选题报告、设计制作方案、数字出版物的审稿意等业务材料以及数字出版专业论文，虽然都明确要求“数字出版”，但仍以文字性的材料为主，难以很好地评价申报人融媒体工作的成绩和能力。建议进一步增加对申报人所开发的融媒体产品的质量和用户反馈等指标的考察。

3.2.2 继续教育方面，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 ，编辑的“知识焦虑”成为普遍现象，其中最需要提高是融媒体相关知识和能力，这是编辑继续教育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对培训管理和课程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创新求变，在考核方式、学时折算标准等具体规定上，考虑融合媒体的具体实践；在培训形式上，除了面授、线上课程外，还要考虑对实践、考察、技术等方面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要跳出出版培养编辑。可以充分利用企业、高校等培训资源，丰富培训课程容和形式，例如适当地放权给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各类新兴媒体和组织，通过他们的各种具有实操性的课程和讲座来弥补编辑继续教育内容的不足。[13]

总之，融媒体时代需要新的编辑“杂家”，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需要编辑具备“杂糅、集合”多种媒介、驾驭多种表达方式的能力。我们应该首先在认知层面意识到时代对编辑能力的新要求，抓住关键问题、新问题，在人才评价和人才培养的实践中下细工夫，克服原有思维惯性和管理模式，培养出适合新时代的新“杂家”。媒

参考文献

[1] 北京出版社 . 编辑杂谈第四集 [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47–48.
[2] 赵玲 . 编辑·杂家·学者 [J].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6（6）：120.
[3] 栾学东、赵玉山 . 论融媒时代编辑素养的提升 [J]. 中国编辑，2019（8）：55.
[4] 吴培华 . 专业化是传统出版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基础 [J]. 现代出版，2018（1）：23.
[5] 邵益文、周蔚华 . 普通编辑学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1：97–110.
[6] 阙道隆、徐柏容、林穗芳 . 书籍编辑学概论 [M].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4：127 .
[7] 吴培华 . 专业化是传统出版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基础 [J]. 现代出版，2018（1）：24.
[8] 杜传贵 . 论媒介融合视域下的编辑功能 [J]. 中国编辑，2017（7）：11.
[9] 周安平、郑东方、秦红雨 . 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探究 [J]. 中国编辑，2017（1）：50.
[10] 洪春华、沈天舒 . 高校传媒：全媒体人才培养的孵化器 [J]. 中国编辑，2020（2–3）：113.
[11] 姬建敏 . 中国编辑学研究 60 年（1949 ~ 2009）[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52–254.
[12] 吴平、钱荣贵 . 中国编辑思想史（上） [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11.
[13] 柴晶晶 . 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继续教育调整的机遇与挑战 [J]. 新媒体研究，2018（5）：107.

作者简介：刘少鹏（1983–），男，河南平顶山，编辑，研究方向：编辑出版、媒介融合。

（责任编辑：李净）